

委內瑞拉共黨之新動向

王建勛

委內瑞拉盛產石油與礦砂，在南美洲頗具戰略地位，故早為國際共黨所窺視。惟自委國共黨「武裝鬥爭」遭遇挫敗以後，其內部的爭論、衝突，乃至公然分裂，不但委國共黨勢力已形削弱，由於蘇俄要乘機排除卡斯楚主義的影響，古巴共黨支援顛覆方面亦遭遇到困難。以致當前南美洲共黨的發展已有了新的動向。

壹 委國共黨的分裂

委內瑞拉自獨立後，經過長時期的軍事獨裁統治，到一九三五年，貝當古 (Romulo Betancourt) 創立民主行動黨為止，始逐漸走上民主政治正軌。但委內瑞拉盛產石油與礦砂，都是戰爭與工業的必需原料，所以它在南美洲的地位顯得特別重要。加以委內瑞拉面臨加勒比海，與哥倫比亞等南美洲國家同為安第斯山脈 (Andes) 所串聯，這些就成為共黨所必侵略的目標。在古巴赤化以後，一九六一年，卡斯楚聲言安第斯山脈將成為新的「解放策源地」，從此以來，共黨動亂，就成為委內瑞拉民主政治的最大災難。

貝當古總統時期 (一九六一——一九六四) 曾遭兩度面臨共黨顛覆的危機。從一九六一年，古巴共黨指使委國共黨實行武裝叛亂；鄉村的游擊戰，以及城市中的恐怖活動，曾造成社會極度不安，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這

段期間，包括親蘇的與親卡斯楚的委國共黨以及左派革命運動 (M.I.R.) 他們都集合着各種不同革命理論的隊伍，統一在古巴共黨旗幟之下。因此

，他們在行動上，完全一致的要破壞委國民主政治，推翻貝當古政府。於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委國總統大選前夕，委國共黨即聲言將採取一切「武裝鬥爭」的方法，來破壞貝當古政府所操縱下的選舉，企圖引起大規模動亂，以使選舉歸於失敗。在此目標下，共黨一方面呼籲工人罷工，一方面派出大批共黨恐怖份子，在首都卡拉加斯 (Caracas) 投擲炸彈、搶劫公司銀行、破壞電台，甚至對警察、士兵及平民實行偷襲或暗殺，並阻止人民不要參加選

舉。但結果，事實證明，共黨「武裝鬥爭」非但未搞垮貝當古政府，反而招致委國人民對共黨的厭惡，所以在大選中，委國人民更表現了對民主政治的熱愛，而使民主行動黨總統候選人李昂尼，仍以極高票當選。

委國共黨在一九六三年大選中，「武裝鬥爭」的失敗，亦是古巴卡斯楚支援拉丁美洲武裝顛覆，首次遭到挫折。委國共黨面對此一事實，其內部對於「暴力革命」，無論是在理論或行動上，普遍發生爭論。親蘇的「正統派」共黨認為：在面臨不可避免的社會註定要演變的歷史過程中，武裝鬥爭已經是一個沒有用的東西。雖然馬克斯共產主義的勝利即可決定，但委國共黨却不能推行馬克斯主義及其影響，反而在「暴力革命」上招致人民的反感。所以在人民不同情「暴力革命」情形下，使「武裝鬥爭」已沒有任何機會。但是那些堅持主張「武裝鬥爭」的共黨却認為：在拉丁美洲所存有的無論是「卡斯楚主義」、「修正主義」、各派「毛澤東主義」，以及天主教左派和「革命」的神父，他們推動的各種革命理論，如不把它投入「革命行動」當中，就都不能保證可以挽救當前的情況。這亦就是說，如不使用「武裝鬥爭」的方法，任何理論，均無法達成人民所期望各種不合理社會結構的改革。因而他們根據在這方面所反映出的人民不滿，就不肯接受「正統派」共黨所主張的「新的適應」。

委國共黨內部爭論，至一九六八年更為熾烈的原因；其一是李昂尼總統 (Raul Leon) 利用共黨內部的矛盾，採取一種剝、撫兼施的政策，以雙管齊下的方法，而企圖使「正統派」與「武裝鬥爭派」共黨擴大分裂，藉以削弱共黨武裝叛亂的實力。在這個政策下，一方面展開大規模刺共行動，迫使共黨恐怖份子退入山區，一方面釋放一些「正統派」共產黨徒，以試圖妥協。因而更加深了共黨內部的衝突 (註一)。其二是由於匪俄及古巴三方面所造成的國際共黨間矛盾的逐漸擴大，亦助長了委國共黨內部在革命方法與路線上的歧見。卡斯楚為阻止蘇俄「修正主義」的影響，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召開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委國共黨政治局未被邀請，而

是由委國「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普拉多（Francisco Prado）和共黨游擊隊司令布拉羅（Douglas Braro）代表出席，在會中卡斯楚及普拉多等一致譴責委國共黨政治局採取「修正主義」與妥協政策是「失敗主義」（註二）。經過這次會議的刺激，使蘇俄在阻止卡斯楚主義的影響方面更為積極。而長久以來都依循卡斯楚「暴力革命」路線、接受「武裝鬥爭」、恐怖活動以及游擊戰奪取政權的委國共黨，其內部更產生不可補救的裂痕。

所以儘管委國共黨的衰退不是全面的，並且那些共黨武裝叛亂據點及適於共黨勢力蔓延的危險區，尚未完全放棄武器，但是由於委國共黨內部的嚴重衝突，其勢力的減弱是不可爭論的事實。很顯然的，如果共黨「武裝鬥爭」一日不能奪取政權，則其內部的繼續衝突，就只能加速共黨本身實力的崩潰。

貳 委國共黨「武裝鬥爭」勢力的衰退

從一九六三年以來，委國共黨內部發生紛歧，「正統派」共黨就已預見在未來大選中，仍將會遭到挫折；那就是「武裝鬥爭」決不會在委內瑞拉成功，而其「暴力革命」只會招致人民對共黨更多的反感。「正統派」共黨更鑑於一九五八年，以其當時極其薄弱的實力，尙能獲得4%選票，而一九六三年，由於「武裝鬥爭」所加重於人民對共黨的反感，一九六八年的大選，即使恢復一九五八年共黨在國人眼中的地位，恐亦不可能。所以「正統派」共黨必須嚴厲譴責委國共黨的「武裝鬥爭」，以及古巴共黨推動卡斯楚與蓋瓦拉（Ernesto Guevara）的武裝顛覆陰謀。「正統派」共黨的反應，是造成委國共黨「正統派」與「武裝鬥爭派」由爭論而衝突的主要原因。而一九六七年古巴與蘇俄間的紛歧擴大，亦深深影響了委國共黨的分離運動（註三）。及至委國共黨政治局聲言開除共黨游擊隊司令布拉羅共黨委員的職務，委國共黨即正式分裂。分裂後的委國共黨，大多數份子仍忠於走羣衆路線的理論，繼續留在「正統派」共黨陣營中，只有少數則堅持在城市或山區中繼續發動「武裝革命」。

委內瑞拉共黨之新動向

委內瑞拉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原有三個。一股是由彼蒂哥夫（Luben Petkoff）領導。一股是由布拉羅領導。因為他們與古巴共黨關係最為密切，所以活動亦最積極。另一股是在發爾翼（Falcon）省瑪哥利亞（Magallia）地方的農民游擊隊，亦是受着前兩股武裝組織的支配。在阿布勒（Apure）省，接近哥倫比亞邊界的地方，一個人口稀少的大草原中，還有一股武裝叛亂組織，但此一組織並不健全，只是一個搶劫牲畜的匪盜集團。這些武裝叛亂組織，七年來騷亂的地區，大都是在東部離首都卡拉加斯不遠的巴其利爾（Bachiller）地方，及西部從發爾翼到拉那（Lara）的一些地區。人數從來沒有一個確實數字，一般估計，每股不超出二百人。它們的裝備，大多是由古巴共黨供應。而古巴以武器、金錢、人員支援委國共黨武裝顛覆，經常由古巴的漁船隊担任重要的運輸任務。為避過檢查，奧瑞那哥（Oronogue）三角洲、接近哥倫比亞邊界的古古塔（Cucuta）地區、以及接連蓋亞那邊界地方，都成為偷渡的地點。由於古巴共黨的武器、金錢以及人員的支援，使委國共黨武裝叛亂得能繼續進行，這亦是委內瑞拉游擊戰曾一度惡化的原因（註四）。

自委國共黨分裂，「武裝鬥爭」共黨亦各自分立。在發爾翼和拉那的主要兩股共黨游擊隊，經過政府軍的清剿，都遭到極大不利，到一九六八年，他們的勢力更為衰退。一些領袖人物——特別是普拉多，被迫潛往古巴，造成武裝鬥爭共黨陣營更為混亂；有的逃亡，有的則轉入「正統派」共黨陣營，因而武裝叛亂活動就停止下來。由彼蒂哥夫領導的一股游擊隊，由於接應十三個古巴共黨顛覆份子在委內瑞拉登陸失敗，更引起古巴共黨的反感，增加了武裝叛亂的困難。

委國共黨武裝鬥爭組織，雖均主張「暴力革命」，但亦並非完全接受卡斯楚的方法和理論。所以在委國共黨分裂以後，其內部亦產生紛歧；在山區中的游擊隊，對於是否完全採用古巴共黨的方法，亦有不同的意見。尤其是當委國武裝鬥爭共黨實力衰落之際，卡斯楚為要增強委國左派革命運動M.I.R.在城市中的叛亂力量，而亦逐漸疏遠布拉羅等所領導山區游擊隊的關係，以致「武裝鬥爭」共黨又有一小部分與左派革命運動接合。左派革命運動在阿爾伯度（Domingo Alberto Rangel）領導下，已有九年的歷史，它雖然與委國共黨領袖人物有着密切連繫，但仍主張「暴力革命」。它吸收了

民主行動黨左派激進份子、左派的學生與工人，尤其是卡拉加斯中央大學，是它從事城市恐怖活動的大本營。但是當一九六三年委國共黨武裝叛亂遭到失敗，左派革命運動亦蒙受很大打擊。因此，在委國共黨政治局譴責「武裝鬥爭」以後，左派革命運動亦就與委國共黨一些領袖人物斷絕了來往。從那時起，左派革命運動內部亦發生紛歧；大多數份子仍主張與「正統派」共黨結盟，少數激進份子堅持採取暴力路線，主張與分裂出的「武裝鬥爭」共黨結合。由於這一影響，無論是「武裝鬥爭」共黨與左派革命運動，更分裂成很多陣線。此一情勢，如以一九六三年間所有共黨「暴力革命」的行動，都非常統一起來，至今無論是它們的組織或行動，均已四分五裂。誠然，由於他們彼此的分離，在行動上就經常對立，如此就更削減了他們叛亂的力量。而今古巴共黨支援的「禍患」雖尚未完全杜絕，但城市中的恐怖活動、鄉村中的游擊戰，均曾一度絕跡。

七 委國「正統派」共黨內部的紛歧

當委國共黨擴大分裂之際，李昂尼總統曾認為在他剿、撫並行的政策下，終於會消滅共黨武裝動亂。因此，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他指令委國駐聯合國代表與蘇俄代表接觸，以進行商討它們自一九五二年七月即行中斷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他仍繼續釋放親蘇共產黨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曾被判處十年徒刑的前委國共黨頭子瑪查多（Machado de Jesus）亦被釋放。然而在委國共黨政治局方面，它暫時放棄「武裝鬥爭」，而改採「政治革命」路線，完全是基於一九六三年共黨「武裝鬥爭」所造成的失敗，企圖藉未來國內大選機會，以合法手段而達成革命目的。所以當時委國「正統派」共黨雖不斷譴責「武裝鬥爭」已是一個無效的東西；但在各種說法上，又強調委國共黨並不是在理論基礎上有何改變，僅是要在政策上爭取羣衆與團結在「革命中」反對派的合作，使共黨能更有效的發揮它的力量。這種強調，無疑暴露了它對一九六三年間的策略是很難作一完滿的解釋。一九六三年中，委國親蘇的共黨亦曾在「武裝鬥爭」的策略下，企圖使共黨能獲取政權，只是

共黨「武裝鬥爭」遭到失敗，而必須要加強它的偽裝，推卸責任，嚴厲譴責「暴力革命」，以減少人民對共黨的反感。亦因此，委國「正統派」共黨，從一九六四年起，必須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其一是對內的反對「暴力革命」的鬥爭，其二是對外的儘量爭取委國共黨在國內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委國共黨自一九六三年以來，就已失去合法的地位，它多年來都試圖發動一項新的攻勢，而能取得合法地位參加大選；但是由於不能獲得李昂尼總統的同意，而無法達到目的。於是委國「正統派」共黨為要突破障礙，在一九六八年大選前夕，其內部亦如同「武裝鬥爭」共黨一樣，亦就發生了紛歧，並且在它各種不同的主張中，亦產生了三個趨向：

第一、一些「正統派」共黨領袖認為，他們雖不能取得合法地位，但卻不應放棄參加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間總統大選的機會。因而主張先與左傾的進步聯盟U.P.A.結合（即是由瓦爾地可（Waldock Rocht）所領導的前民主進步黨），以進步聯盟為掩護，達成參加大選的目的。惟另一部份「正統派」共黨領袖，則認為委國共黨參加到進步聯盟之內，是必會使共黨本身的組織與威望歸於消失。在他們表示反對中，「正統派」共黨內部就起爭論。事實上，進步聯盟從來都沒有與莫斯科發生聯繫，所以這些傾向於參加進步同盟的共黨份子，自然亦會面對着蘇俄的反對態度。

第二、在拉丁美洲來說，委國共黨原是最接近莫斯科的。這主要是在委國共黨中，一些老共黨頭目，長久以來，都受着莫斯科的影響。在這些資深共黨頭目中，又以與蘇俄有深厚關係的瑪查多（Machado）兄弟為骨幹。瑪查多·海蘇斯（Machado de Jesus Furia）、瑪查多·海哥都（Machado de Hector Mujina）兄弟完全傾向蘇俄共黨的理論，而他們傾向蘇俄的主導要關鍵，是他們必須要依賴蘇俄的援助。蘇俄經常透過東歐附庸國家的使館，每月以五萬美元作為支援委國共黨活動的費用。所以瑪查多兄弟雖然主張參加大選，但不同意與進步聯盟結合。他們是要採用傳統的鬥爭方法，逐漸向政府中滲透，利用各種具有影響力的「階級鬥爭」組織，在所有合法與不合法的政黨中都產生共黨的影響力量，然後結合廣大羣衆，以達到「政治革命」的目的。

第三、委國「正統派」共黨中，尚有一些資格不深的青年激進份子，他們都很少受到良好教育。他們雖然寄附在「正統派」共黨陣營中，但由於名

、利的糾紛，經常與一些老頭目們發生「接代」的衝突。這一派是由曾經判刑而後越獄的瑪蓋茲（Pompeyo Marguez）及波恩斯（Garcia Ponce）兩人來領導。這一派的立場較前兩者更為複雜；他們不譴責「暴力革命」，這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失去莫斯科的援助，而暫時維持與蘇俄的關係。他們在審慎中不作任何聲明，表面上忠於莫斯科，實質上，仍不斷注意着羣衆的反應來改變他們的政策。這也就是當羣衆厭惡武裝鬥爭的時候，他們就暫時的放棄了「暴力路線」一樣。因此，他們目前仍繼續支持在波都蓋撒（Portuquesa）省尚未採取任何行動的游擊隊，待機而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委國「正統派」共黨內部亦極為複雜，起碼在他們的陣營中，已產生了三個派系；其一是與莫斯科有着深厚關係的老共黨。其二是主張加入進步聯盟，但亦不願與蘇俄斷絕關係的「中間派」。其三是好像前兩派那樣絕對與卡斯楚主義隔絕的青年派，並且由於他們與蘇俄關係不深，隨時都有改變政策的可能。一直到現在，親蘇的老共黨，由於他們的經驗豐富，並有莫斯科的支持，其實力仍在三者之上。

肆 國際共黨的影響與委國共黨新

動向

從一九六三年以來，儘管委國共黨勢力已逐漸衰退，但共黨的滲透活動並未完全停止下來。就以「正統派」共黨來說，其內部之紛歧，尙未能影響到他們一致期望達成合法途徑的目的。目前委國共黨在國會中佔有六個席次，他們在獲得豁免權掩護下，經常在爲着委國共黨勢力的擴充並使它們的活動達成合法而努力。因此，今日委國共黨發展的目標，較前更爲擴大；一方面向所有各政黨爭取聯繫，特別是民主行動黨左派以及維拉巴已（Jovio Villababa）所領導的激進黨。另一方面，亦爭取天主教左派聖職人員的合作。而最值得重視的，乃是委國共黨爲圖建立廣大羣衆的革命基礎，不斷利用智識份子以及輿論的影響，向那些已對外國資本不滿的人民煽動，因而已有很多盲從份子逐漸傾向共黨。至一九六九年間，委國共黨更操縱了委內瑞拉與蘇俄間各種友好合作的社團，並積極向勞工總會及各種工會滲透。這些都

委內瑞拉共黨之新動向

顯示委國共黨爲達成勢力擴張，而要採取任何結盟政策。此一政策所帶來的危險，迄今已在各民主政黨內部發生分裂中出現。

委國共黨在這個目標下，當然盼望委國政府能儘早與蘇俄恢復正常外交活動。如委國政府與蘇俄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對委國共黨來說，不但更容易獲得蘇俄的援助，並且亦可以防止在委國共黨領導階層發生新的分裂。進一步更可能由那些與蘇俄有着密切接觸的共黨頭目，有機會担任一些對蘇外交的職務，如此將有助於委國共黨勢力的擴充，提高共黨的地位，而獲得重視。於是委國共黨在這方面的作法，是儘量使國人改變數年來對共黨「武裝鬥爭」的惡劣印象，再方面避免強調蘇俄的援助，以免國人把恢復對蘇俄的外交看成是一個單獨的政策，而遭到引起爭論的阻撓。目前委國總統凱蒂拉（Rafael Caldera）對恢復與蘇俄的外交關係雖相當熱衷，但亦不無顧慮。在凱蒂拉認爲，委內瑞拉是在發展中的國家，當前國家安全的保衛仍嫌不足，故於考慮恢復蘇俄外交關係之前，必要衡量利弊，如在這方面有所決定，必要蘇俄與委國共黨提出保證：第一是蘇俄大使館不可從事間諜活動及支持暴亂。第二是委國共黨要保持安靜。

但就蘇俄的政策和委國共黨的利益來說，凱蒂拉總統在這方面的警惕，似乎很難發生效用。因爲委國共黨暫時拒絕使用暴力，亦會隨着時間的不同而轉變。他們對武裝鬥爭的譴責，並不是有力的保證，只能說是爲要「適應環境」的一種政策。尤其是在「正統派」共黨陣營當中，尙中一部份要待機而動。即使是一些老共黨份子，亦並沒有忽略所有關連於現實情況的改變，都將會迫使他們在反對「武裝鬥爭」的政策上重新檢討。

委國共黨未來發展的情勢，如從蘇俄與古巴共黨間的矛盾來看，就更爲清楚。蘇俄要排除古巴共黨的影響，而與所有南美洲國家建立外交與經濟關係，是因為古巴共黨所推動的「暴力革命」，已嚴重阻礙了共產主義的進展。蘇俄要犧牲武裝鬥爭共黨，來挽救當前共黨衰退的情勢，亦只有付出此種代價，才能使共黨繼續在拉丁美洲生存。但是蘇俄在整個策略上，爲要發動共黨團結，在行動上就表現得特別慎重。亦就是說，莫斯科對於拉丁美洲的共黨「武裝鬥爭」，雖不能直接的徹底清除，但至少可以對卡斯楚主義活動，從事一種間接的阻止（註五）。一九六二年蘇俄撤退古巴的飛彈，一九六七年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擊斃，其所帶給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鬥爭

的嚴重創傷，就是蘇俄此一策略下的結果。而今蘇俄與南美洲國家建立關係，更可促使各國政府發動與親蘇共黨間的合作，如此不但可使共黨獲得尊重，更可擺脫那些「卡斯楚主義」所造成的極其危險的混亂。蓋瓦拉的被殺、哥倫比亞共黨游擊隊首領杜魯西約(Ciro Trujillo)被擊斃、以及玻利維亞一個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再被破獲，均可說是蘇俄此一策略的效果。這亦是委國親卡斯楚的共黨，為什麼經常清除「正統派」共黨潛留在他們行列中的「間諜」份子，以及不斷指控「正統派」共黨為政府軍和警方從事偵查活動的真正原因。當蘇俄在拉丁美洲必須要制裁武裝叛亂共黨的時候，拉丁美洲各地的武裝鬥爭共黨均感受到極大壓力，逐漸迫使他們隨着蘇俄的政策，不再使用暴力，而使共黨在革命鬥爭上，無論是理論或行動，都能採取統一的路線。當真的，蘇俄這種策略，已使古巴共黨的支援顛覆遭到嚴重挫敗，到現在卡斯楚在拉丁美洲的顛覆活動，已經減少下來。

相反的，共黨「武裝鬥爭」亦並非是全面潰敗，因為現在拉丁美洲各地仍存有着一些共黨「武裝鬥爭」的事實。就如委內瑞拉共黨「武裝鬥爭」的領袖普拉多，從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以來，又領導共黨武裝叛亂份子在城市中建立了恐怖活動的據點。這是他們利用總統大選以後，新政府改組，軍中及警方人事更替的機會，作了一次新的佈署，特別是在首都卡拉加斯，從新總統凱蒂拉就職以後，城市中的游擊戰又熾烈起來。因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卡斯楚因為蘇俄的抵制與破壞，使其支援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鬥爭發生困難下，對於蘇俄的壓力表示屈服，那麼古巴共黨對南美洲國家所發動的「暴力革命」，其在理論上是必完全破產。而古巴共黨如終止支援共黨武裝顛覆活動，卡斯楚的政權是必亦將無法維持。是故就當前拉丁美洲共黨動亂，如果說共黨「武裝鬥爭」已完全失敗，尚嫌過早。因為即使蘇俄與南美洲各國政府在壓制武裝叛亂的目標上已產生了一些效果，但尚不能證明如此就可完全阻止共黨武裝叛亂的再起。就以委內瑞拉共黨來說，無論是「正統派」或「武裝鬥爭」派，他們都同樣的對於蘇俄與古巴共黨間的矛盾感到困擾，起碼他們會認識到，蘇俄與古巴本身的利益，是遠超過他們之上。

伍 新任凱蒂拉總統的反共措施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委內瑞拉舉行大選，在治安尚稱良好情況下，

選出基督教社會黨凱蒂拉為委國總統。凱蒂是基督教社會黨創始人，他在二十年中曾四次競選總統，三次失敗，此次却獲得九十六萬餘票領先六位候選人，尤其是他的當選却結束了民主行動黨十年來的長期執政。

民主行動黨在十年執政期間，雖使國家經濟更趨繁榮；由於石油增產，國民所得是拉丁美洲最高已達八百美元，南美洲多數國家均陷於通貨膨脹當中，委國幣值却很穩定，近年來工業發展方面亦十分可觀，農產品已可大量外銷。但是長久不能解決的工人失業，社會結構尚未徹底改革，以及美國資本開發委國石油等問題，仍經常在委國政治上引起爭論，亦是共黨得能煽動羣衆製造動亂的主要原因。在李昂尼總統時期，雖能利用共黨內部矛盾，以刺、撫兼施政策擴大共黨的分裂，但委國共黨改採「政治革命」的方法，亦曾直接威脅了一九六八年的大選。就如委國共黨在大選中積極支持民主行動黨左派的貝爾特蘭(Juis Belteran Prieto)競選總統，而使執政的民主行動黨發生嚴重的分裂。李昂尼總統為挽救危機，乃籌組「總統選舉最高委員會」，但却遭到其他政黨指責操縱選舉，亦紛紛推出候選人打擊民主行動黨的巴里奧斯(Gonzalo Barrios)競選。所以共黨的結盟政策，是民主行動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凱蒂拉的獲勝亦是與國人厭棄共黨的「暴力革命」有關。凱蒂拉在競選中不斷誇耀智利「自由革命」的方法。他強調說，時間的改變，我們必須要放棄暴力，而及時並徹底的進行改革。因而使國人相信，基督教社會黨將可使國家真正走向改革，而避免共黨的顛覆。所以基督教社會黨在大選中獲勝，對委國共黨來說，應算是一種新的壓力。這種新壓力，就是委國人民希望有一個能擔負起真正改革的政府，來抵制共黨的武裝顛覆。以此次大選的選票分析，在全國九百萬人口中，有四百一十萬選民投票，基督教社會黨的凱蒂拉、民主行動黨的巴里奧斯，和另一個中立派的候選人黎瓦斯(Buratti Rivas)即獲得55%的多數選票。雖然這些選票是分散給各位候選人，但可從此確定委國的政治動向，那就是委國人民大多數都厭棄共黨。

從選舉中所表現出的委國人民對共黨的厭惡，凱蒂拉就任總統一年來，對委國共黨的發展尚未表示任何憂慮。他只是密切注意共黨的動向，並已成功對基督教社會黨左派實行了壓力，盡量避免黨內對共黨問題發生爭論，

過去，土耳其完全依賴美國、西德及英、法、荷、義等西方國家（自然以美援爲最主要）之援助；近年來西方國家自顧不暇，支援日漸減少，此所以土國不得不與俄接近，冀獲俄援（目前僅限經援）以爲挹注。然而，世人共知，蘇俄的援助莫不以政治利益爲代價；土耳其與蘇俄打這種交道，不啻火中取栗，太危險了。譬如俄助土發展的七項經濟建設，口已惠而實不致，研討洽商多於實際行動，其誠意及居心爲何，於此不難窺知。

至於俄今後對土的外交姿態，除繼續高彈「和平共處」濫調外，一面利用土耳其因財困難渴求外援的迫切心理，藉技術援助及優惠貸款爲餌來大做其友好親善提携合作之表面功夫；一面則配合其中東陰謀暗中向土耳其積極滲透，扶植左傾勢力，製造土國內部矛盾及挑撥土國人民反美反北約以期最後待機而發一舉顛覆之，實現彼得時代以來的夢想。

當然，蘇俄的陰謀及伎倆，土政府及人民並非不知；揆諸五年來的俄土交往情形，吾人亦了解土耳其在審慎應付，並深明其處境及用心之苦。中土兩大民族，歷史文化關係源遠流長，近代命運尤爲相似，兩國各爲遠東與中東第一個共和國，又同是反共最堅決國家，邦交素稱友篤。因之，站在兄弟之邦的立場，吾人願忠告土耳其政府在其與「北極熊」謀「和平共處」時，應時時記起這頭猛獸的貪婪本性與陰險行藏，庶幾可無怠於戒慎恐懼，有以自保。

五十九年二月廿五日於台北

附錄

依據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五日簽署之「俄土經濟合作及技術援助協定」，蘇俄應允助土建立的七項經濟建設略如下述：

- 一、貸款二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助土在南部要港伊斯坦德隆(Iskenderun)附近興建土國第三個一貫作業大煉鋼廠，由土國工業部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五年初完工，初期年產鋼鐵製品一百廿萬噸，最後將增至二百萬噸。
- 二、貸款二千五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土國最大輸出港伊滋密(Izmir)附近興建年產三百萬噸之煉油廠一座，由土耳其石油公司與俄方簽約，俄另提供一萬一千噸之物資設備及六十名專家與技術人員。
- 三、貸款六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土國南部賽依第歇希爾(Seydisse-

hir，位於康亞 Konya 市西南，蘇拉湖 Sugla Gölü 西北）興建年產礬土廿萬噸及鋁六萬噸之綜合工業區一處，由土國之 Eitbank 銀行與俄方簽約。預計礬土廠於一九七二年底，鋁廠於一九七三年底或一九七四年初，軋壓廠及鋁片廠則於一九七四年內落成。

四、前項之 Eitbank 銀行與俄方另簽附約，由俄方貸款三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建立賽依第歇希爾與賽依特麥(Seytomer)兩地間之輸電系統。此一電力輸送線路全長三百一十公里，輸電量三百八十瓩，預定於一九七二年完工。

五、貸款二百九十萬美元助土在瑪納勿加特瀑布(Manavgat，土國南部濱地中海)修建水壩及水力發電站各一處，壩高一八六公尺，水庫儲水量六十五萬立方公尺，每年發電量1,500,000KWH。建設此一水庫之主要目的在供應賽依第歇希爾礬土廠及鋁廠所需之電力，預計於一九七六年完成。

六、貸款三百萬美元助土在東北部之阿特溫(Artvin)設立鋸木廠，由土國農業部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〇年中期完工，每日可將一百一十噸硬質木材鋸成木條或木板。

七、貸款二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邦德瑪(Bandirma，土國西北部，係馬爾馬拉海南岸之大港)建立硫磺廠，由 Eitbank 銀行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一年後半期竣工，年可生產硫磺十二萬噸。

——上接第38頁——

並防止共黨的對其黨內的滲透，以免重蹈民主行動黨分裂的覆轍。但事實上，委國共黨問題，在凱蒂拉總統雙肩上仍是極沉重的担子。如果他對共黨缺少明確的看法，不但委國本身會再度蒙受到共黨動亂的災難，以委國在南美洲的重要戰略地位，其對整個南美洲的影響亦是很大的。

註一：參閱 Est & Ouest 1968. 3. No. 400, p. 9

註二：參閱 Est & Ouest 1967. 9. No. 389, p. 7.

註三：參閱 Est & Ouest 1968. 2. No. 399, p. 14.

註四：參閱 New York Times 1965. 19/4.

註五：參閱 Est & Ouest 1968. 2. No. 399, p. 14.

Est & Ouest 1969. 3. No. 422, p. 19.